

大學翼真五

漢書門		八	四	九	三
類	號	函	架	冊	號
274	43	8	5		

內閣文庫		漢	書
番號	8493	冊數	8 (5)
函號	274	架冊號	43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93
冊數	8 (5)
函號	274 43

0 1 2 3 4 5 6 7 8 9 cm



大學真道 卷第五

德滂 胡渭輯著

康誥曰昔明德

東陽許氏謙曰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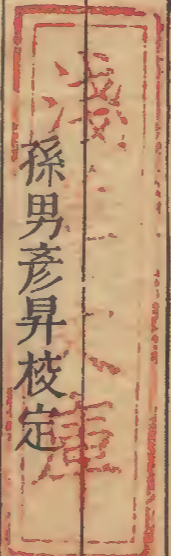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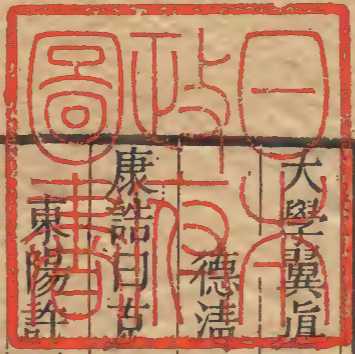
新安吳氏曰言德則命在其中故釋明德曰人之所得

乎天言命則德在其中故釋明命曰天之所以與我而

我之所以為德

雙峰饒氏魯曰靜存動察皆是顧

明命即明德上明字却在顧諟二字中



大學真道

卷五

帝典曰克明峻德

虛齋蔡氏曰或以峻德為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非也蓋明峻德只就帝堯一身言故下文方說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今之言明峻德者只可說其德之明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却是正意若說出外便是新民境界矣

峻德是極言明德之量峻如峻極於天之峻

彥昇

按朱子以堯典九族既睦是堯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天下之明德真西山以堯典為大學之宗祖而首

揭之以冠衍義一書是堯典首節與大學首章實相為表裏也蓋大學孔氏之遺書祖述堯舜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皆自明也

虛齋蔡氏曰著此一句以別新民小註以為仁由己釋之本文無此意觀章句己德二字尤可見

涓按自明對明明德於天下而言明明德於天下即新民也上三引證明明德下三引證新民中間不得不著此句以清其界限或以此句與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對非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新定邵氏甲曰日日盥類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

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

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類之盤歟

渭按此義雖小然必如此說方與日日又日之意相

協當從之

欲新民未有不先自新者湯銘或重在自新然亦未

始不可兼新民而傳者斷章取義以證經之新民則

以三新字屬民如放勳命契之意亦未有以見其必

不然也自新即自明上文已有似不必再加提醒

以新民為明明德於天下經之所有也以明明德為

自新經之所無也經之所無愚未敢信

康誥曰作新民

孔氏曰作新民者周公使康叔作新殷民也

周公當作武王

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

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

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

新也

或問

某氏曰解作字為振起義固不差解新民為自新之民

理却未是觀康誥之文首言文王克明德至此乃以新

民為結語正當與大學之明德新民同說新乃己與新之非民自新也蔡氏書傳解作新民為作新斯民又曰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以終之又陳大猷亦解為作新天下之民二家書傳俱成於註文之後蔡沈又文公之門人皆不以自新之民為是蓋公論也學者宜從之

四書辨疑○元人撰今逸其姓名

涓按康誥作新民下繼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其後又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譬不畏死罔弗憖又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

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

友于弟惟弔音的弔至也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

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由是

觀之殷民之惡內則不孝不慈不恭不友民彝大泯

亂外則殺越人于貨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武王

方使康叔刑茲無赦而猶謂之曰自新之民無是理

也然雖如此武王又恐康叔之專任刑罰以治亂民

也故首以文王之明德慎罰為訓而告之以作新民

蓋欲康叔先盡教化之道以去其舊染之污必教之

不改而後誅之也故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

義刑義殺勿用以次汝封孔傳曰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然則武

王命康叔時殷紂之遺風未變義刑義殺終不可廢

自新之機安在哉新字屬工夫正是經文之新民當

從孔疏或問解作新民者言當鼓舞振作以新其舊

染汚俗之民也洛誥曰明作有功益卦初九爻辭曰

利用為大作與此作字意正同

經之明德新民字皆出於康誥憲章文武於此驗其

一端矣親民之親當作新更無可疑

傳引五新字專為經之新民而設而章句所解無一

與經合者故陽明遂謂親不當作新今熟玩康誥全

篇知殷民實未嘗有自新之機或問說較長朱子先
成章句後著或問章句說偶不及更定亦容有之此
等非大節日少為變通似不妨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語類

渭按先儒以虞芮質成之歲為文王受命之年此說
最有理傳曰虞芮之君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
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
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觀此則其時文王之民
可謂新之極矣天命安得不隨之以新也哉

彥昇按詩箋言大王聿來胥宇而國于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箋不遠稱后稷而近述大王者據詩本言周邦故以大王之遷岐而國始號周者言之也閻氏若據曰大王不若詩集傳以周受封始自后稷為真舊今按言舊朱傳為切言周鄭箋為切周本紀述虞芮質成之事云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故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言稱王非也言受命是也質成之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敗耆國又明年伐邾又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而有聲之詩因曰文王

受命有此武功則謂受命在質成之歲者信矣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或問

渭按傳六引詩書各有一極字在內蓋聖人之所以明德新民者無非至善不必專指克明峻德為明明德之極其命維新為新民之極也所引雖有淺深始終之次第然亦不可太泥極在古聖人用之者責成在君子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經首節章句云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此節章句云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自新

即明明德則此節為總結上七節不與皆自明也對無疑矣

朱子以皆自明也結上三引書為一章釋明明德以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結上三引詩書為一章釋新民然無所不用其極即止於至善斷無偏指新民之理故不得不以盤銘為自新以通其義傳者之本意恐未必如此今按此八節通是釋經第一節故合為一章而以無所不用其極句總結上七節則盤銘之三新字亦不必專屬自新矣

右八節當為一章釋經第一節

康誥曰至皆自明也釋在明明德湯

之盤銘至其命維新釋在新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釋在止於至善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

或問

彥昇按詩傳云畿疆也箋云止猶居也王畿千里

之內其民安居曾南豐云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許東陽云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惟民之所止也箋但言畿內之民而曾許兼言四方之民以大學引詩之意觀之曾許之說為長殷武篇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傳云商邑京師也

箋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以是言之王畿首善之地四方取則有至善之象焉故引此詩以見當止之義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雲峰胡氏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止與所以得止至善之由言之

涓按雲峰雖未知大學無關文而其言已闡合格致并釋在此章之意矣讀之快絕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此謂知本本當作止此謂知之至也

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

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閒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

或問下同

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

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又況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

爲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須隨處看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爲人臣止於敬敬

亦有多少般不可止道擎踞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執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語類

亭林顧氏

炎武

曰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為人君止

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知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

日知錄

渭按此節承上兩節落脈當云觀詩及夫子之言可見每一物必有至善之所在而人不可不知其所止矣然人必如何而為知所止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

熙敬止云云此仁敬孝慈信五者皆至善之所在而文王連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此謂知止此謂知之至也知止以理言知至以心言學者當法文王之意在言外亭林云知止然後謂之知至何其與鄙見不謀而合也

詩三百篇凡句末用語助者其韻必在語助之上即以止字言之采薇云采薇薇亦柔止日歸日歸心亦憂止連用二止字則柔與憂為韻杖杜云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連用三止字則陽與傷遑為韻今文王之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

命有商孫子惟用一止字與子爲韻則止非語助可知詩集傳以此止字爲語辭誤也敬止之止正與止至善之止同故傳者引以爲證若止字果爲語助豈可借用古人無此斷章之法也

知本知止二句或是譌字在先時師據經脩身爲本而移其第以附之或是錯簡在先傳寫者因後有此謂知本而誤以止爲本此皆不可知而本當作止則無可疑者以知本知至絕無干涉故耳詳見第三卷章句說完此節正意復補出其所止此本當作止之一證也或問論此二句之所繫曰考之經文初無再論

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旣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是朱子之意亦以知本知至不相干涉故補傳改知本爲物格此又本當作止之一證也

問傳旣并釋格物何不言此謂物格謂曰格物致知雖二目而通爲一事言物格則知止在其中言知止則物格亦在其中但此三節釋經知止節故言知止而不言物格且言知止則與前知其所止相應而本節數止字亦相聯絡尤爲深切而著明也然則淇澳

二節釋經物格節何以亦不言物格曰此二節并釋八條目不可單舉物格故亦不言也

此章前三節釋經知止節後兩節釋經物格知至節而錯簡二句更定在此結上起下妙合自然

從來說此節者皆重敬字此亦是講學門面通套話其實傳者之意尤重緝熙二字緝熙即上蔡所謂常惺惺者惟其緝熙是以無不敬也重緝熙方與前一

知字後二知字緊相關會

問朱子云聖人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則知止不當屬文王渭曰此意休錯會了朱子謂聖人生知不

待用格致之功而自然得止耳非謂聖人不知止也

敬止是得止五者是歷陳所止之實而其源則在緝熙故以二知字結之

君臣父子國人是物字大注脚仁敬孝慈信是至善二字大注脚格物者格此而已知止者知此而已一

切泛濫瑣碎之說皆可以掃却

格物莫先於人倫大學之教致知知此力行即行此故曰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明明德

之事也小民親於下新民之效也淺說云仁敬孝慈信皆至善之所在體之於己則為明明德之止於至

善推之於人則爲新民之止於至善數言盡之矣

彥昇

按程子易傳引大學此章解良其止二句云
夫子之言曰於止知其所以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
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
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
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止也
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觀伊川此傳可知此章所
止所字卽至善所在而所以明明德者卽所以新
民無二道也

詩云瞻彼淇澳箴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
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
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
不能忘也

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
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
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
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
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
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

乎外也此其所以晬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旣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或問

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撒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

惟其憂之所以爲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語類

答江德功書曰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爲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詠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

文集

新安吳氏曰理在事物則爲至善身體此理而有所得則爲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能極其仁卽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者盛德是得於踐履之後者亦只一理而已

大學真 卷五
雲峰胡氏曰此章釋知止能得又兼八條目於其中學是格物致知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身之事賢親樂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

渭按此節與下節釋經第五節之義其承上落下語脈當云文王無不敬而安所止聖人之事也若君子則知止豈無其由而得止豈無其序哉於是引詩而釋之學謂格物致知此知止之由也自脩謂誠意正心脩身恂慄則心正而物格致知意誠不待言矣威儀則身脩而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明明德之事全而新民之事起矣故下節又以賢親樂利證盛德至善

之餘澤被諸家國天下者爲新民之止於至善也此皆得止之序也由是觀之此章不但釋止至善并釋格物致知亦不但釋格物致知并意誠以下撮括於其中大學無關文信矣

緝熙敬止是堯舜性之事盛德至善是湯武身之
之事初須著直略切學脩工夫及其知之成功則一也
故朱子亦以聖人言之

問君子以何者爲學曰大學之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講習討論亦在此四術而已然則所學者維何曰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卽上文仁敬孝

慈信之類是也鄭康成注學記曰所學者聖人之道
在方策夫方策所載不外乎詩書禮樂如必以文字
言語爲陳迹而靜坐觀心以爲學此便是西來不二
法門而子路何必讀書之對當奉爲萬世之格言矣
講習討論謂先講後習又從而討論之也大約講習
是求其當然而不容己者討論是究其所以然而不
可易者講習在學問一邊與人共之易曰君子以朋
友講習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是也討論在思辨一
邊其功由己論語世叔討論之註云討尋究也孟子
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論

世知人便是討論之事其於禮樂旣講習亦須加討
論

講習是隨文了義討論則參驗彼此融貫古今直窮
到萬理一原處便是物格知至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所謂講也學必講而後明不講
則誦其文而不知其義雖孔子亦以爲憂習是身親
其事如小樂正敎千籥師敎戈大師詔弦誦執禮者
詔禮典書者詔書皆習也下至射御書數亦須習此
乃切實體驗與空言不同或曰此學字屬知一邊子
以習爲身親其事得無涉於行乎滑曰習與行相似

而實不同效之於平日爲習施之於臨事爲行如今
贊禮者先期演禮只可謂之習及供朝會祭祀擯相
禮乃謂之行漢叔孫通起朝儀與其弟子百餘人爲
絲葛野外習之月餘此習也非行也及諸侯羣臣朝
十月以此禮施之長樂宮乃謂之行習仍在知一邊
與篤行無涉也

古人所謂讀書者兼講習討論而言之故朱子解此
學字不復言誦讀非謂初不事誦讀而遂可講習討
論也或曰讀書不足以爲學今按子路對夫子曰何
必讀書然後爲學是夫子之教固以讀書爲學也但

不可徒事記誦耳朱子論讀書之要曰大抵觀書先
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
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耳至於文義有疑
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
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
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
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
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
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
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見文集分別

衆說先去其尤無義理者次去其似是而非者正與

切磋之義相發明可見古人之讀書元非徒呻其佔

讀日 畢之謂 呻吟諷之聲也 佔視也 畢簡也 言但吟 規 其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繹奧也

佔畢俗作 咕畢大謬然不記得文字何由施講習討論之功故

誦讀亦不可廢也

論語樊遲問脩慝註曰慝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

去之即此自脩之脩字夫子之言脩慝曰攻其惡無

攻人之惡攻如攻玉之攻尤與琢磨之義合章句云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可見自脩兼正心脩身不止誠

意自欺及四有五辟皆惡之匿於心者不可不治而

去之也

克治是脩字正義然不先之以省察則何由知其為

惡而克治之故章句多言省察誠意章云必謹之於

此以審其幾正脩章云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

勝又云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脩齊章云惟其

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可見省察是緊要

關頭此心不容有頃刻昏昧也

瑟嚴密貌憊武毅貌嚴是敬敬而無失則嚴且密矣

武是強強而不息則武且毅矣存疑云切磋是理欲

上挑剔得十分明琢磨是這私欲洗刮得十分盡下

此等工夫把自己身分上許多私意妄念都打疊潔
潔淨淨了此心惺惺終日欽欽盡在天理上譬如馭
六轡於康莊矜持把握更無走逸此卽所謂恂慄愚
竊謂小宛之卒章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
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此數句以狀恂慄頗
當

宜著盛大是總釋赫喧不可分貼威儀卽文言所謂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孟子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
盛德之至也充實光輝表裏洞徹便是盛德至善所
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

吳氏季子云吾觀武公年九十餘猶且敕其臣以箴
儆已之過失則其切磋琢磨者可知矣如抑之一詩
旣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則瑟備赫喧者可想矣迨其沒也國人思之而極其
尊稱曰睿聖武公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信乎
不可誣也顧麟士深取此說以爲仁敬孝慈信旣以
文王言賢親樂利旣以文武言則此同一釋詩何不
可以武公言所見亦是武公之爲聖人與否吾不敢
知但傳者前後所引詩書無非聖人之事蓋欲學者
以聖人爲法必不落第二義故朱子於此節亦以聖

人言之且詩人之頌其君容有溢美之詞武公雖未
必為聖人而詩人之所言已是聖人之事傳者隨文
而釋之但取其義之有當於止至善不必契勘武公
之為聖人與否也所釋皆詩之本義亦非斷章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
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
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
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

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
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
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或問

渭按其賢其親其樂其利是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
至善賢之親之樂之利之是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
其所

蔡虛齋云賢其賢者先王有是德業之盛是其賢也
吾則從而賢之所謂率由舊章者也親其親者先王
有是覆育之恩在我之身是其親之所在也吾則從
而親之所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者也說賢親句最

確金仁山云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
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廛安居樂業沐其遺澤也說
樂利句最確

朱子以古本淇澳烈文二節移在止於信之下所謂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右五節爲一章前三節釋經第二節知止能得之
義後兩節釋經第五節知止之由與得止之序本
釋綱領止至善而條目之格物致知亦在其中元
無闕文不須補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或問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
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
服其民之心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
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己德既明而民德
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
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未矣此傳者釋經之意
也

或問

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善
於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熏炙漸染大服民志

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之衰聞子臯將至遂為衰子臯又何嘗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

感動人處故耳 大學集編

東陽許氏曰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

虛齋蔡氏曰使字當玩味是孔子自說他要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使字內面正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

渭按伏羲作易便有一訟卦序卦傳云需者飲食之

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蓋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乾餼以愆豕酒生禍自古不能絕此患訟豈易無哉舜初即位臯陶方施象刑迨其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然後能不犯于有司文王治岐召伯猶聽訟於甘棠之下即虞芮質厥成亦一方之事耳迨武王克商而有天下成康繼之然後能刑錯不用無訟蓋若斯之難也中庸引詩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而釋之曰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此便是大畏民志氣象新民而至於無訟新之極矣篤恭而天下平亦不過如此尚謂無訟為新民中之一事耶總

大學章句 卷五
由晚宋時董葉諸人以此章爲釋格致故吳氏季子
有舉一以例其餘之說試問其餘爲何事豈更有如
無訟之大者哉自此遞相祖述貽誤至今
蒙引云不可以聽訟爲末無訟爲本須把聽訟一句
置了只於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
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無訟者已德之明也本也
必已德之明然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了
然矣又云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只是無訟處不是所
以無訟處大畏民志所以使民無訟者也說約云小
註諸家多云無訟爲本聽訟爲末則先後字似難說

不成云到得無訟自能聽訟也且味章句本無此解
斷當以蒙引爲正余素主是說兒子方騰心竊疑之
當舉以相質以爲使無訟與聽訟對三字當囿圖看
不應拆作兩層以無訟爲末使字爲本仍依章句或
問解爲妥今思之其言亦頗有理蓋大畏民志理當
在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之前故章句或問皆倒說以
此二句總解使無訟也今蒙引以上句爲無訟下句
爲使無訟則是旣無訟矣而復有以使之未免以辭
害意不若章句或問之渾融爲無弊也然諸家以無
訟爲本聽訟爲末二語實誤蓋無訟乃新民之效明

大學章句 卷五
德意在使字內曰使無訟爲本可也今除却使字而
曰無訟爲本則末也而反爲本矣背理孰甚焉聽訟
一流正首章或問所謂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
法度爲足以新民者亦不可以聽訟直當大學之新
民而云聽訟爲末也

此章當與論語道齊章參看聽訟是政刑之治使無
訟是德禮之治政刑之治徒恃其末而不深探其本
故其效民免而無恥德禮之治脩其本而未自舉使
民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故其效至於有恥且格民
免而無恥則非心未革不能無犯于有司而聽訟之

事不容己有恥且格則仁讓之風徧於閭里而自無
訟之可聽矣此爲治所以貴知本也聽訟句雖輕亦
與使無訟對照傳只言使無訟者之知本而聽訟者
之不知本自見於言外古人文字如龍行空中其頭
尾鱗爪或隱或見不可以晚近之格製論也

蒙引云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謂觀於此
言便見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故曰可以知本末之先
後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於章句則
不合矣以爲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哉章句
所以不如此解者正自有說也愚竊謂傳者釋詩之

例仁敬孝慈信貼文王說學脩恂慄威儀貼武公說
賢親樂利貼文武說則大畏民志自當貼孔子說大
畏民志既屬孔子則此謂知本亦當指孔子孔子豈
止近道似不必如此拘泥鴟鴞之詩周公所作也而
孔子以爲知道夫以周公之聖豈止知道者哉知道
可以語周公則孔子之爲知本又何害也

頃復思之無情者二句亦可推開一步說不必粘定
孔子傳者之意若曰由孔子之言觀之則凡欲新民
者必先自明其明德而有以畏服民之心志使無情
者不得盡其虛誕之辭是則孔子之所謂使無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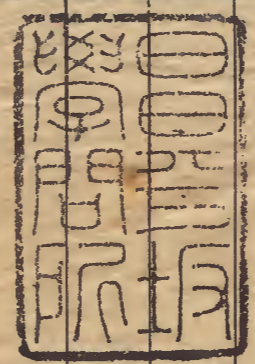
知爲治之本者矣如此說則知本不必指孔子而無
聖人止於近道之嫌然章句或問皆有聖人字則固
以無情者二句爲孔子之事矣此字緊承大畏民志
說來勢不得不屬孔子章句爲騎牆之解未善也欲
如後說則無情者二句便不當屬孔子二說不可參
用擇一而從焉可也

右六句爲一章釋經第三節本末之義而第六第
七節亦在其中其不及終始者何也以知止能得
與止至善一滾說在上章故此不復釋終始也蒙
引云傳只釋本末而不釋終始意者釋止至善章

知止能得之先後已在其中乎是虛齋已見及此

此謂知本本當作止此謂知之至也

渭按此二句當移在前章止於信之下詳見第三卷



天啓中

